

美国纽约南区法院

-----X

美利坚合众国，

诉

23 Cr. 118 (AT)

郭文贵

被告。

审判

-----X

纽约州纽约市，
2024年7月12日
上午9:00

庭前：

尊敬的阿娜丽莎-托雷斯法官大人，

地区法官
-及陪审团-

出庭律师：

达米安-威廉姆斯

纽约南区美国联邦检察官

代表：迈卡·F·费根森

瑞安·B·芬克

贾斯廷·霍顿

朱莉安娜·N·莫里

助理美国检察官

萨布丽娜·P·施洛夫

被告律师

PRYOR CASHMAN LLP

被告律师

代表：西德哈达·卡马拉珠

马修·巴尔坎

ALSTON & BIRD LLP

被告律师

代表：E·斯科特·舒里克

出席人员：

伊莎贝尔-洛夫特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律师助理专家

罗伯特-斯托特，联邦调查局特工

豪尔赫-萨拉萨尔，辩护律师助理

黄拓，口译员（普通话）

丰实，口译员（普通话）

芭芭拉-罗伯特森，口译员（普通话）

(庭审继续 ; 陪审团不在场)

法官说 : 早上好。请各位介绍一下自己。

莫里律师说 : 早上好 , 法官大人。朱莉安娜·莫里 , 瑞安·芬克和贾斯汀·霍顿代表美国政府出庭。我们有律师助理专家伊莎贝尔·洛夫特斯和特别探员罗伯特·斯托特加入。

卡马拉珠律师说 : 早上好 , 法官大人。西德哈达·卡马拉珠 , 萨布丽娜·施洛夫 , 斯科特·舒里克和马修·巴尔坎代表郭先生出庭。郭先生与我们一起在律师席上。

法官说 : 请坐。

我在 9:19 收到了陪审员的第二张便条 ; 日期是今天。由陪审员代表签署。我将其作为法庭证物 2 号。

内容如下 : 我们 , 陪审团 , 要求提供在本次审判初期收到的黑色活页夹中的 GX 79 的纸质副本。另外 , GX 417-T 的纸质副本。

对不起 , 第一个项目是 GX Z-9。

所以 GX Z-9 是一个项目。但 GX 417-T 的副本在一个包含其他项目的活页夹中。

因此我的问题是 , 你们希望我发送整个活页夹 , 还是仅发送 GX 417-T ?

卡马拉珠律师说 : 我认为我们应该按他们要求的发还给他们 , 法官大人。

芬克律师说 : 法官大人 , 这些记录他们已通过电子方式获得 ; 因此发送更多的纸质副本只会让陪审团的工作更容易。对于双方和法庭工作人员来说也更方便 , 因为这些记录已经装订在一起 , 陪审团已经得到了。

因此政府的意见是发送两个活页夹 , 一个是 Z-9 活页夹 , 我理解由您的法庭工作人员保管 , 还有一个是包含 417-T 的 400 系列活页夹。

法官说 : 所以包含 GX 417-T 的那个活页夹 , 也包含 GX 404-T、GX 405-T、GX 406-T、GX 408-T、GX 409-T、GX 411-T、GX 412-T 和 GX 413A-T。

芬克律师说 : 法官大人 , 经过进一步考虑 , 听到这些 , 如果法庭倾向于只发送 417-T , 那我们可以马上打印出来 , 这样可以避免问题 , 坦率地说。

法官说 : 明白了。是的 , 只发送 GX 417-T 会更简单。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们现在就打印，马上送上来，这样就不需要拆开活页夹了，这实际上会更费时间。我会只打印 417-T，马上送上来。

法官说：好的。请继续。

芬克律师说：我们现在正在打印。需要几分钟时间。

法官大人，还有一个问题，昨晚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如果您准备好讨论另一个问题的话。

我不知道这是否真的算是一个问题，我想更多的是针对辩方。但出于谨慎考虑，我想向法庭和辩方提出来。

昨晚在审核记录时，在指示陪审团时——这是在第 5787 页，如果法庭需要，我有纸质副本——在讨论政府的举证责任和合理怀疑时，根据记录，法官大人您说：如果你对被告的罪行有合理怀疑，你不应该犹豫判决被告无罪。但另一方面，如果你发现被告已经证明了被告的罪行超过合理怀疑，你也不应该犹豫判决被告有罪。

法官说：我特别记得这个口误，然后重新说了“政府”。辩方是否承认我确实说了这些话？

卡马拉珠律师说：是的，法官大人。我们没有问题。

法官说：好的。

芬克律师说：谢谢。

法官说：那么我会要求修改记录。

芬克律师说：谢谢您，法官大人。

法官说：我们仍然有关于第一个便条的问题。我的感觉是，第二个便条是对第一个便条中请求的第一个项目的澄清。你们同意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的印象是这样，法官大人。

芬克律师说：政府同意。

法官说：好的。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关于限制指令的重述。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认为我们应该问问他们。因为在审判过程中，法官大人您给出了一些限制指令。我认为其中有些是不同的，而且它们有不同的的重要性。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让陪审团明确他们的意思。

法官说：好的。请将陪审员带进来。

(陪审团到场)

法官说：请坐。早上好，陪审员们。

陪审团说：早上好。

法官说：当我们昨天停止时，我大声读出了我收到的你们的便条；它包含两个请求。第一个请求是获取记录的纸质副本。今天早上 9:19，我收到了一个便条，写道：我们，陪审团，要求提供在本次审判初期收到的黑色活页夹中的 GX Z-9 的纸质副本。另外，GX 417-T 的纸质副本。

这些，我相信，是你们在第一个便条中提到的记录。如果我错了，你们可以再给我一张便条。

关于昨天的第二个请求，即限制指令的重述，我需要更多关于你们请求的细节，因为我不完全理解这个请求。我需要那个写在一张便条上。

所以你们现在回到陪审团室。

(陪审团未到场)

法官说：你们可以坐下。我会在今天收到第二张便条时通知你们。

卡马拉珠律师说：谢谢您，法官大人。

(休庭等待裁决)

法官说：请坐。

我在 10:49 收到了陪审团的第三张便条。我将其作为法庭证物 3 号。由陪审员代表签署，日期是今天。

内容如下：我们，陪审团，其中一名陪审员透露，他们今天早上在谷歌上搜索了余建明。

你们希望我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卡马拉珠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们能不能有一会儿时间商量一下。

(律师商议)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对不起。请法庭重新读一遍便条，可以吗？

法官说：当然可以。

施洛夫律师说：谢谢。

法官说：便条内容：我们，陪审团，其中一名陪审员透露，他们今天早上在谷歌上搜索了余建明。

施洛夫律师说：谢谢您，法官大人。

(律师商议)

法官说：我们找到的最近的关于因陪审员不当行为而替换陪审员的案例是《美国诉大卫·德尔瓦》，858 F.3d 135。

卡马拉珠律师说：法官大人——对不起。我不确定您是否说完了。

施洛夫女士和我实际上在《美国诉舒尔特》一案中处理过类似问题。而我们当时的处理方式——或者说克罗蒂法官当时的处理方式是，法庭对陪审团代表进行了询问，了解了所披露的信息类型，比如那个人是否告诉了其他陪审员他们在谷歌上找到的内容，以及是哪位陪审员，因为从便条中我们显然不知道。

所以我认为下一步是进行一场有记录的询问，了解陪审团代表能够提供的信息，并明确告诫他们不要透露陪审团的讨论内容。

芬克律师说：我们能有一点时间来审阅案件并做出回应吗？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便条上说其中一名陪审员——一名陪审员告知他们在谷歌上搜索了余建明。

法官说：正确。

施洛夫律师说：所以不清楚是否有后续行动，对吗？

法官说：正确。

施洛夫律师说：我只是从便条上无法看出污点在陪审团中扩散的程度——我是说在 12 名陪审员中的程度。

我们能否稍作休息，以便弄清楚情况——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认为我们应该询问陪审团代表。

法官说：对不起？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们能不能有两分钟时间？

法官说：几分钟时间。

(律师商议)

法官说：请坐下。我会先听取辩方的意见。

卡马拉珠律师说：法官大人，我认为我们将坚持我们的提议，我认为法官大人应该首先询问陪审团代表，一是确定是哪位陪审员做出了这一披露；二是了解这一披露的范围有多广。

在询问过程中，我认为法官大人应该首先告诫陪审员不要透露任何关于讨论的内容，并将他们的回答限制在谷歌搜索的具体披露上。

我建议这种询问不要在陪审席上进行，而是在法官休息室进行。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显然我们不清楚具体信息是什么。他们有起诉书，里面提到了余建明。他们显然听说过他。所以如果是——虽然我们不一定反对辩护律师的提议。我们当然同意法庭的任何询问——又有新的便条？

法官说：是的。请你先说完你的话。

芬克律师说：我想说，我们同意询问应该有限制。我们向您的书记员和辩护律师提供了一个案例引文，《美国诉法尔哈内》，634 F.3d 127。它描述了法庭在处理此类问题时的广泛自由裁量权。

所以很大程度上这是在法官大人的自由裁量范围内。显然，根据信的内容，并没有任何污染的迹象。他们似乎对此非常具体。

法官说：我收到了陪审团的另一张便条。时间是 11:16。我将其作为法庭证物 4 号。日期是今天，由陪审团代表签署。

内容如下：我们，陪审团，根据上——不，根据上一张便条，在等待指示期间我们已停止讨论。我们应该继续暂停还是在您审查期间继续？

所以我想邀请陪审团代表到法官休息室，和律师们一起。

卡马拉珠律师说：谢谢您，法官大人。法官大人？您想让郭先生回到那里吗？

法官说：你是在提出这个请求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不，法官大人，我们没有提出请求。我们没有提出请求。法警只是问了一下。我们没有提出请求。

法官说：好的。

(在法官休息室)

(陪审团代表到场)

法官说：在 10:49，我收到了陪审团的一张便条。上面写道：我们，陪审团，其中一名陪审员透露，他们今天早上在谷歌上搜索了余建明。由陪审团代表签署，日期是今天。我将其作为法庭证物 3 号。我们现在有陪审团代表，陪审员 1 号。

我在 11:16 收到了另一张便条；这是法庭证物 4 号，同样由陪审团代表签署，日期是今天。内容如下：我们，陪审团，根据上一张便条，在等待指示期间我们已停止讨论。我们应该继续暂停还是在您审查期间继续？

法官说：首先，我希望你非常非常仔细地听我的问题，并且只回答我所问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不希望你透露任何关于讨论的内容；例如，你是否认为被告有罪或无罪。你明白吗？

陪审团代表：是的。

法官说：好的。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哪位陪审员？

陪审团代表：2 号。

法官说：好的。你说他表示他在谷歌上搜索了余建明。他是否进一步说了他发现了什么？

陪审团代表：没有。

法官说：他是否说了除了他在谷歌上搜索了余建明之外的任何事情？

陪审团代表：她解释了她为什么这样做，就这些。

法官说：当时所有的陪审员都在场吗？

陪审团代表：是的。

法官说：根据你的观察，你认为每个人都听到了吗？我知道你不可能知道其他人听到了什么，但根据你的观察呢？

陪审团代表：是的。

法官说：好的。我现在暂时让你退场。我不想你讨论我们刚刚讨论的。

陪审团代表：可以。

法官说：好的。

(陪审团代表不在场)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你应该指示陪审团代表在我们继续讨论时不要继续讨论案情。

法官说：我认为他们说了他们暂停了。

施洛夫律师说：对的。

法官说：因此我提议现在把 2 号陪审团成员带进来。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在我可以的范围，在法官认为何时的范围内，显然这属于法官大人的自由裁量权，我对 2 号陪审员的问题是 -- 回到这个问题上。

如果法官大人认为适当询问，2 号陪审员可能看到的任何东西显然可能是多种多样的。问题是该陪审员是否可以将他们看到的东​​西抛在脑后，只专注于审判中的证据，当然这与法官大人的一般指示一致。政府认为这是在此时适当的询问。

施洛夫律师说：不。

卡马拉珠律师说：显然——

施洛夫律师说：那不是——

卡马拉珠律师说：对不起。

显然，这取决于她说了什么。但更根本的问题是陪审员无视法庭的指示，不得在谷歌上搜索或进行任何外部调查，这与他们能否抛开他们发现的内容无关。所以我现在并不是在提议采取任何行动，但我认为我们必须处理的有两个不同的问题。

施洛夫律师说：实际上，我认为有 3 个，法官大人。

法官说：我看到了第三个问题。

施洛夫律师说：是的。

法官说：第三个问题是--

施洛夫律师说：她说陪审团成员为什么搜索了余建明。这是最大的问题。

问题在于污染在陪审团中的传播程度。我相信法庭也知道这一点。第一步只是询问她向整个陪审团说了什么，然后停止。因为我个人在听到她的回答后，想与上诉律师交谈再决定下一步——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她做了什么，首先的问题是她向陪审团说了什么关于她做的事。这不仅仅是关于那名特定的陪审员。

芬克律师说：我理解这一点。显然我们应该看看她怎么说。但顺序很重要。她解释了为什么她做了某事，而不是她做了什么的结果。

施洛夫律师说：你不知道。

芬克律师说：我能说完吗，施洛夫女士？

你说得对，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看看她怎么说。但请让我们先听她说，谢谢。

这会有所不同——我们会看看她怎么说。但显然，如果 3 号陪审员说——显然没有——2 号陪审员说——显然没有——我在谷歌上搜索了它，因此我相信这件事的结果。

她说，我们在这里讨论了一些事情，因此我在谷歌上搜索了某些东西。看来其余的陪审员说，停止。陪审团做了正确的事。所以我认为这很重要。我们会看看她怎么说，政府会评估。

法官说：如果她说的不止是“我在谷歌上搜索了余建明”，那么问题在于这对其他 11 名陪审员有什么影响。

芬克律师说：绝对是的，法官大人。但是如果她说——

法官说：换句话说，我觉得我必须采访每一位陪审员。

施洛夫律师说：对的。

芬克律师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先看看她说了什么。这是政府的提议，法官大人。例如，如果她说，我看到余建明在这个案子中被起诉了，他们知道这点。他在起诉书上。所以这不会造成偏见。

所以这取决于信息的内容。

法官说：所以有两个方面：她看到了什么，她学到了什么；第二，她说了什么。

芬克律师说：政府同意。政府同意。

施洛夫律师说：我只是认为顺序是相反的。她告诉陪审团的内容比她看到的或理解的更重要。

第一个问题，法庭是正确的，就是她告诉陪审团为什么她在谷歌上搜索了余建明。然后我认为必须询问每个陪审员。我不能想象这种干扰不被调查。

法官说：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假设他已经充分描述了发生的事情。

施洛夫律师说：哦，那是真的。

法官说：我认为我应该首先问她是否说过关于余建明的任何话。我认为这是我必须开始的地方。

芬克律师说：那会是关于谷歌搜索的。当然他们在谈论——

法官说：关于谷歌搜索，是的。

芬克律师说：谢谢您，法官大人。

(陪审员到场)

法官说：你好。

陪审员说：你好。

法官说：你是 2 号陪审员，对吗？

陪审员说：是的。

法官说：我希望你非常非常仔细地听我的问题，并且只回答我所问的问题。明白吗？

陪审员说：是的。

法官说：你今天早上在陪审团室里说你在谷歌上搜索了余建明吗？

陪审员说：是的。

法官说：你是否陈述了你学到的东西？这是一个是或否的问题。

陪审团代表：没有。我是说——是的，是的。

法官说：你说了什么？

陪审团代表：我只是——因为起诉书也提到了余建明，说实话，我只是想知道是否也有关于余建明的案件。所以我告诉他们——我说，好吧，这个案子也涉及余建明。所以我们在——因为我们在讨论一个人——

法官说：不，不，不。我不能让你讨论别人说的话。

陪审员说：好的。

法官说：我担心的是你对其他人说了什么。

陪审员说：我只是告诉他们，我只是想知道是否也有针对余建明的案件。我说我在谷歌上搜索了他的名字，并且确实有一个针对他的案件。这就是我说的全部。

法官说：就这些？

陪审员说：就这些。

法官说：你在谷歌上搜索了余建明，并且有一个针对他的案件。

陪审员说：是的。

法官说：好的。你可以出去了。

(陪审员不在场)

法官说：好的。我没有问她是否可以放下她学到的东西，因为我想先问你们在我继续之前是否要我问任何其他问题。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认为了解她何时进行这次谷歌搜索会有所帮助。

施洛夫律师说：以及她什么时候告诉其他陪审员，这样我们就能在记录上明确，如果法庭愿意的话。

但是，法官大人，我认为她在最后两个回答之前提到了她为什么在谷歌上搜索余建明。所以我不清楚她是否也向陪审团分享了为什么搜索他的这个信息。

芬克律师说：所以——

施洛夫律师说：因为我们打断了她的回答——这样做是对的——但也许可以用一种更精确或狭义的方式问她为什么这样做。

芬克律师说：政府对这两个问题没有异议，她什么时候在谷歌上搜索的，大约在什么时候告诉陪审团的。我认为这些都没问题。

“为什么”这个问题似乎涉及了他们的讨论。我认为法官大人适当地打断了她。为什么似乎是对陪审团房间里发生的事情的回应，这是我的看法。我显然不知道。

这似乎她得到的信息并不比他们已经知道的信息不同。因为他们有起诉书；他们知道余建明被起诉了。

法官说：所以我没有得到她提到的理由与陪审团房间里发生的事情有关的印象。在我看来，这是她个人对余建明的疑问。她当然没有指出这是他们讨论的一部分。我确实同意唯一的问题是她什么时候进行搜索和什么时候告诉陪审员们。

请让她回来。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您会考虑问陪审员在第一张和第二张便条之间是否进行了讨论吗？

舒里克先生说：换句话说，是否明确表示 2 号陪审员说完后，他们立即停止了讨论。

施洛夫律师说：因为中间有一点时间间隔。

法官说：好的。

(陪审员到场)

法官说：所以，再次提醒你只回答我所问的问题。你什么时候进行的谷歌搜索？

陪审员说：今天早上。

法官说：什么时间？

陪审员说：大约早上六点。

法官说：你什么时候告诉其他陪审员你进行了谷歌搜索？

陪审员说：大约半小时前，四十分钟前。

法官说：现在是 11:33。你认为你大约在 11 点告诉他们的吗？

陪审员说：我没有看时间，但就是他们给你发送便条的时候。

法官说：当你告诉他们时，陪审团继续讨论了吗，还是在那时停止了？

陪审员说：他们停止了。

法官说：好的。谢谢。你可以出去了。

(陪审员不在场)

法官说：所以我认为此时适当的问题是她是否可以抛开她可能了解到的关于余建明的任何信息。你们同意吗？

施洛夫律师说：不同意，法官大人。

芬克律师说：同意，法官大人。

施洛夫律师说：我认为她违反了法庭规定的规则，而这个规则是陪审员应该遵守的，这必然意味着她不能继续作为陪审员。我愿意花点时间进行研究，但我认为违反法庭规则的陪审员——我相信这在舒尔特案中发生过。

卡马拉珠律师说：那是克罗蒂法官的裁决。

施洛夫律师说：一旦有人违反规则，我认为他们不能继续作为陪审团的一部分进行讨论。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们向您的工作人员和辩护律师提供了一个案例引文，《美国诉法尔哈内》，它规定地区法院在处理此类问题上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我刚刚读了这个案例，所以如果我有任何事实错误，请原谅我。

但我认为在那个案子中发生的是，一名陪审员在谷歌上搜索了一名共同被告或共同阴谋者，并发现他们已经认罪，这是辩方在结案陈词中特别提到的信息。换句话说，这是陪审团知道的信息；因此没有造成伤害，没有偏见，定罪得以维持。

鉴于我们所知的情况，即 2 号陪审员在谷歌上搜索了余建明，并发现他被起诉，而这些信息他们已经知道，因为起诉书被送回给他们，其中列出了余建明，这是双方同意送回的，陪审团也停止了讨论，没有进一步的讨论。

我认为唯一适当的后续询问，这是政府的看法，就是问 2 号陪审员，你能遵守我的指示吗？你会按照我的指示，把你可能看到的内容抛诸脑后吗？如果法庭在您的自由裁量权内认为 2 号陪审员能够做到这些，那么政府认为法庭有充分的理由继续进行。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可以吗？

美国诉法尔哈内案是一个东区的恐怖主义案件。在那个案子中，共同被告的认罪是记录的一部分，这是我记得的情况。

在这里，余建明被起诉，并没有在陪审团面前明确说明。

但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

到目前为止，向 2 号陪审员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包括她在谷歌搜索期间还发现了什么。目前的记录表明她在进行谷歌搜索后与其他 11 名陪审员分享了什么。

因此，至少法庭需要询问她是否读到了关于余建明的更多信息，然后采取下一步，询问这是否会影
响她的思维过程，然后进行政府建议的保证步骤。

辩方没有任何争论认为法庭没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当然，这不用说，这完全是在法庭的自由裁量
权范围内，100%。

然而，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方式才是我们讨论的内容。辩方的立场是，询问必须一步一步来。无视指
示且被其他陪审员制止的陪审员应被替换。

法官说：但这是你的申请吗？这是辩方的申请吗？

施洛夫律师说：实际上，我们还没有——我只是在思考步骤。我并不是——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认为在我们提出申请之前，法官大人，我认为确实有必要让法庭询问她还看到
了什么。

施洛夫律师说：或者读到了什么。

卡马拉珠律师说：或者读到了什么。

施洛夫律师说：说实话，我想和一位上诉律师谈谈。

法官说：我们没有时间去做这个。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建议——我认为政府也同意——我建议从这个开始，问她——我明白如果我打
算换掉她，也许这是——也许这是一个无用的步骤。但我认为至少在记录上有必要获取这些信息。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我想说两点。

首先，对于她是否了解到他被起诉之外的其他信息的问题，我没有异议。其次，顺便提一下，Farhane 案是第二巡回法院的案例，这就是我所指的。我想，审判法庭是在东区，但这是第二巡回法院的案例。

法官说：请再把她带进来。

(陪审员到场)

法官说：所以你说当你在谷歌上搜索余建明时，你发现他在这个案子中被起诉了？

陪审员说：是的。

法官说：你通过谷歌搜索就没有找到了关于余建明被指控以外的其他信息？

陪审员说：没有。

法官说：换句话说，是的，没有其他信息？

陪审员说：是的，没有其他信息。

法官说：好的。

你知道陪审员不允许阅读、观看或收听任何与此案有关的任何来源的信息；对吗？

陪审员说：是的。

法官说：今后你能遵守这个规定吗？

陪审员说：是的。

法官说：你对此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吗？

陪审员说：是的。

法官说：好的。你可以出去了。

(陪审员未在场)

法官说：那么是否有申请替换这名陪审员？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能有 30 秒时间吗？

法官说：好的。

(律师商议)

卡马拉珠律师说：是的，法官大人，我们申请替换这名陪审员。我认为她无视您在审判期间每天重复的指示，足以成为解雇她的理由。

虽然陪审员向您保证她不会再这样做，但这是她在陪审员筛选期间会给您的同样答案。她现在已经证明她无法履行这个义务。而且，即使她的回答是可信的，我很难相信在谷歌上搜索余建明时，唯一出现的信息只是他在这个案件中被起诉的事实。因此，即使她没有读另一篇文章，我们都知道谷歌的工作原理，搜索结果是随机的。

从辩方的角度来看，一名无视法庭每天重复的指示的陪审员，应该被解雇。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有关权威可以参考《美国诉舒尔特》等案件。

施洛夫律师说：此外，法官大人，想象一下你进行一次搜索，即使你只读了一篇文章，对吧，第一句必须说“余建明在一个案件中被起诉”，然后你就停止了阅读。在谷歌搜索中，她的回答如何成立是很难理解的。这正是我在回应中关心的问题。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政府反对这个申请，并认为您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来否决它，有几个原因。

首先，您可以判断——法官大人可以判断——那名陪审员的可信度。陪审员告诉您的就是她说的，她说的就是发生的。

如果你进行谷歌搜索，正如我们都无疑做过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你点击了一篇文章；也不意味着你阅读了文章。她说她谷歌搜索了余建明，是的。

如果，例如，我们办公室的新闻发布出现在第一或第二或第三个位置，或者新闻文章说余建明在这个案件中被起诉，那么陪审员的脑中并没有引入任何新的信息，因为他们知道余建明被起诉了。他们也知道王雁平被起诉了，因为这在起诉书。他们有起诉书。他们有政府在起诉书中提出的指控。他们也有关于为什么——以及一个人被审判而其他人没有被审判的说明。

法官大人是最适合——也是唯一适合——运用您的自由裁量权，进行可信度评估和评估这个陪审员是否能遵守指示的人。

政府认为她对您很坦诚；她说她今天早上做了一次搜索，了解到陪审团已经知道的信息；陪审团立即停止了讨论；他们准备重新开始讨论，我们认为应该让他们继续。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想补充一点。

余建明被指控妨碍司法。这并没有出现在起诉书中。所以我们不知道她读了什么，但肯定如果一篇文章的标题是“余建明被指控妨碍司法”，那是她不会知道的信息。问题是我不知道如何提出一个不涉及这个问题的问

题。所以我确实认为可能存在陪审员不知道的信息，而我不确定法庭是否有简单的方法来避免这个问题。

法官说：下一个替补陪审员是谁？

法庭书记员说：替补陪审员 2 号。

法官说：好的。我认为替换她是合适的，我将在这里解雇她。我们需要召集替补陪审员 2 号。他从哪里来？

法庭书记员说：他在路上了。他说他会在 12:30 左右到达。

法官说：我的天哪。好的。请把她带回来。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看起来您已经做出了决定，所以除非还有一个我可以发表意见的部分，否则我不会再多说。

法官说：你可以说。

芬克律师说：如果法官大人愿意按照辩护律师的建议，在这个问题仍然未解决的情况下，问她是否了解到除了他被指控之外的其他信息，也就是说妨碍司法的具体情况。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妨碍司法的事实在起诉书中有所描述，也在审判中提到，博·柯林斯作证时谈到了这个问题。这涉及到余建明在发现资金被扣押时试图将资金转移到海外的行为。

所以这些事实是作为证据存在的。陪审团知道这些事情。他们知道他是共谋者，并被指控为共谋者。

这是政府的观点。

政府不会反对——如果我们真的考虑要将她踢出并重新开始，问一下这个附加问题也无妨。也许这会让法官大人满意。

法官说：但我确实问过她是否解除了他被指控之外的其他事情。

芬克律师说：对。这就是我的观点，真的，是对辩护律师的回应。没有信息表明她了解妨碍司法的指控。

我不想赘述这个问题，法官大人。如果您已经做出了决定，我们可以继续。我不想打扰。显然，政府和所有当事人都不希望重新开始讨论；但如果这是您的决定，那也没问题。

法官说：你们应该知道，当我进行谷歌搜索时，首先出现的是司法部的新闻稿，然后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新闻稿。

当然，还有其他——还有 FBI 的——

卡马拉珠律师说：他们发布了很多新闻，法官大人。

芬克律师说：这些都与这个案子有关，显然如此。但我理解您的观点。如果您决定解雇她，那么政府也理解，我们会继续。

法官说：好的。请把她带回来。

在我解雇她之后，我会召集陪审员，提醒他们不要再进行任何讨论。

卡马拉珠律师说：好的，法官大人。（陪审员到场）

法官说：感谢你这几周的付出，但我不得不请你离开。

陪审员说：好的。

法官说：谢谢。

陪审员说：对不起。

（陪审员离场）

法官说：好的。我们继续。

卡马拉珠律师说：谢谢您，法官大人。

（公开法庭）

法官说：请把陪审员带进来。

（陪审团到场）

法官说：陪审团成员们，你们必须停止讨论，直到我通知你们可以重新开始。我希望很快就能通知你们。你们可以回去了。

(陪审团离场)

法官说：请坐。我想知道律师们是否希望我取回已经送到陪审团室的任何物品？

芬克律师说：政府认为这不合适。

卡马拉珠律师说：对不起，我没听清。

芬克律师说：我说不。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猜唯一的问题是刚被解雇的陪审员是否在任何文件上留下了笔记；除此之外，我们没有问题。

法官说：我会让我的工作人员收集并检查各种物品。如果没有笔记，你们希望我把这些物品送回陪审团室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们没问题，法官大人。

芬克律师说：是的。比如说，关于 Z-9，活页夹，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府不反对取走她的活页夹，如果她在别人的活页夹上写了字，也没关系。但对于其他陪审员拥有的材料，我认为不应该把它们拿走，这是政府的观点。就这些。

法官说：我不确定我是否理解你的意思。

芬克律师说：对不起，法官大人。

比如，今天早上陪审团要求的 GX Z-9，这是一个活页夹。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页夹。所以 2 号陪审员的活页夹，我们可以拿出陪审团室，我理解。其他陪审员的活页夹，我认为应该让他们保留。

法官说：那假设它们是分开的。如果它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材料，那就没问题。我不知道它们是否堆在一起。我只是不知道它们现在的状态。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的意见很有道理。

法官说：好的。我们会通知你替补陪审员到达的时间。

芬克律师说：谢谢您，法官大人。

(休庭)

法官说：请坐。我被告知替补陪审员 2 号已经到达。

法庭安全官员取回了 GX Z-9 活页夹和 GX 417-T 证物，两个物品上都没有任何标记。同时取回的还有 2 号陪审员的两个速记本、她的起诉书副本和陪审团指示。我会为替补陪审员提供一份新的起诉书和陪审团指示，并将他创建的速记本还给他。

我将首先让替补陪审员上场所以我可以问他是否遵守了我的规则。

(陪审员出场)

法官说：请坐。你是 2 号替补陪审员。

陪审员说：是的。

法官说：你也许还记得我重申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有一些规定。一个是你不得与其他陪审员或任何人讨论此案；另一个是你不得允许任何人在你面前讨论此案。你遵守这些规定了吗？

陪审员说：是的，我遵守了。

法官说：此外，我已经指示所有陪审员不要阅读、观看或收听任何与本次审判相关的内容，你记得吗？

陪审员说：是的，我记得。

法官说：你遵守了吗？

陪审员说：是的，我遵守了。

法官说：好的。我现在要让你替换 2 号陪审员。所以你可以移动到下一个座位，我会让陪审员们进来。

(陪审团到场)

法官说：请坐。

陪审团成员们，替补陪审员 2 号现在是 2 号陪审员。这意味着你们必须从头开始。你们要忽略之前与原 2 号陪审员的讨论，重新开始，完全从头开始。所以不要提到当原 2 号陪审员是陪审团成员时所说的话。你们必须从头开始。大家明白吗？

陪审团说：明白。

法官说：好的。大家都说是。好了，你们可以开始讨论了。

(12:40，陪审团退庭讨论)

法官说：请坐。如果我收到陪审团的消息，会通知你们。有什么事情你们需要告诉我吗？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我只是想询问一下，法庭是否会允许陪审团今天超过 5 点继续讨论，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法官说：哦，是的。

莫里律师说：谢谢。

法官说：好的。我会通知你们的。

(休庭等待裁决)

法官说：请坐。请把陪审员们带出来。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有个问题，法官大人。

我想知道我们是否会像斯坦法官早些时候在梅嫩德斯案中所做的那样，对陪审员们说，或者给他们发一张便条，大致意思是，我们计划在 5 点钟正常休息。如果你们想要超过这个时间，请给我们发一张便条或类似的东西。

法官说：我会直接告诉他们。

卡马拉珠律师说：好的。

(陪审团到场)

法官说：请坐。

陪审团成员们，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如果你们愿意，今晚可以待晚一些。如果你们愿意，请给我发一张便条说明。

好的。如果你们需要问我问题，当然，你们需要给我发一张便条。

但让我告诉你们，我当然会为你们准备晚餐。

好的。

(陪审团不在场)

法官说：如果我收到他们的消息，会通知你们。

莫里律师说：谢谢您，法官大人。

(休庭等待裁决)

法官说：请把陪审员们带进来。

(陪审团到场)

法官说：请坐。

陪审团成员们，我在 3:45 收到了你们的便条，上面写道：我们，陪审团，很遗憾，陪审团无法在今天下午 5 点之后继续讨论。由陪审团代表签署，日期是今天。

所以你们今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了。你们将于周一回来继续讨论。

所以所有的讨论从现在开始必须停止。当你们周一回来时，将重新开始讨论。

所以和以前的规则一样：不要在你们之间或与任何人讨论案件。不要允许任何人在你面前讨论案件。不要阅读、观看或收听任何与本案有关的内容。

当你们都在陪审团室里并且陪审团代表说可以重新开始时，你们将重新开始讨论。

谢谢，周一见。

祝你们周末愉快。

(陪审团不在场)

法官说：请坐。各方还有什么事情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辩方没有，法官大人。

莫里律师说：我只是想确认一下您希望各方周一早上几点到庭，法官大人。

法官说：我认为你们不需要在特定时间来法庭。我们收到便条时会通知你们。

卡马拉珠律师说：谢谢您，法官大人。

莫里律师说：谢谢您，法官大人。

法官说：祝你们周末愉快。

(休庭至 2024 年 7 月 15 日上午 9 点)